

(零售港幣五分)

第三十六期

# 國際通訊

三十年二月十九日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章雲陳 人印督

者版出  
社究研題問際國

者印  
司公刷印書圖南西

處訊通  
號百九箱郵港香

處售經總  
局書公大港香

## 所謂「東亞聯盟」的一公案

陶希聖

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汪等在南京設立一個「東亞聯盟同志會」，這會標出四個原則，即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

在理論上，軍事、經濟、文化都受日本的支配，則「政治獨立」祇是欺人之談；在實際上，日本對於汪等的「政務」，與軍事、經濟、文化是一律支配，並無二致；影佐機關現擴大為「軍事顧問部」，以影佐、須賀（編者按：須賀已在最近中山墮機事件中斃命）為「最高顧問」，監臨汪等，同時本多的「大使館」內，分設政務與經濟兩部，網羅「興亞院華中聯絡部」的職員，主持「汪組織」的政治與經濟行政，這樣情勢之下，還說什麼「政治獨立」！

可是這口號上的「政治獨立」，如今又發生了問題：

汪等屢次宣言說：「中國以自由獨立的國家，分担『東亞新秩序』建設的責任，」如依此項宣傳論調，則所謂「東亞聯盟」者，解釋為「東亞的國家聯合」，乃是常識所必至。

即使依照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南京簽訂的所謂「日滿支三國共同宣言」，也說是「三國互相尊重本然的特質，在東亞基於道義以建設『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之下，相與善鄰以緊密提攜，」故汪等設立一個「東亞聯盟」而標榜「政治獨立」，未始不是想把他們自己當做一個「國家」的「政府」來與日本打交道。

在日本內部，也有一些關於「興亞」的團體，唱導「東亞聯盟」，其所謂「東亞聯盟」，乃指東亞各國上面的聯盟機關，其當然的釋解，也承認中國是一個國家單位。

殊不知日本軍人不是這樣的看法，他們既不容中國成爲一個國家，他們對汪兆銘最高的期待，也不過要他做耶律楚材，幫助日本實現其「八紘一字」的理想。

今年一月十四日，近衛內閣基於「興亞院」的提案，作成一個決議，在組織方面，取消一切關於所謂「興亞」的團體，以「東亞聯盟協會」爲首，以及松井石根的「大亞細亞協會」，近衛文磨的「東亞同文會」，一條實孝的「善鄰協會」，將近二十個團體，皆在取消之列，以後關於「東亞新秩序建設的理論」，概由大政翼贊會指導。

在思想方面，這個決議禁止一切類似「國家聯合」的理論，這個決議認爲「國家聯合」之類的理想

### 第三十六期目錄

所謂「東亞聯盟」的一公案

日本戰時農村經濟

蘇聯社會主義及其對外政策的特性

(中)

意大利展望

日本是可怕的嗎？

值得重視的特殊鋼

，違背日本「肇國之精神」，即所謂「八紘一字」，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決議書為國家的「國家聯合」理論，「晦冥皇國之主權」，這就是說日本國之上，不許有什麼聯盟，使他的主權受着拘束，很顯然的「聯盟」的理論與名義受了一個大打擊。

這個決議當然叫汪等誠惶誠恐，他們纔知道日本軍人不獨不許他們有國家體制的實質，並且不許他們有國家獨立的思想，他們設立「東亞聯盟」，日本軍人却不許他們「聯」什麼「盟」！

其實，日本方面也不免「小題大做」，汪等所謂「政治獨立」者，實際的用意，非無是說「軍事是你的，經濟是你的，文化也是你的，我們祇要有官做。」日本軍人不許他們「聯合」，難道也不許他們做官嗎？這一點，他們是很放心的，在王克敏，梁鴻志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當然日本軍人不會不要他做官了。他們看着日本內閣的決議苦笑道：

「不聯就不聯，口口口口口口。」

大約汪等即不把「東亞聯盟」取消，也須把「政治獨立」的口號和宣傳改去，日本報紙現稱「政治獨立」為「政治同盟」，大概是一個先聲吧！

(二月七日)

## 日本戰時農村經濟

李毓田

日本此次侵華戰爭，所謂出征軍人固然以徵諸農村者為最多數，而兵工廠青年工人大部分又何嘗不是來自田間。日本農戶，一九三五年為五百六十一萬餘戶，一九三六年為五百五十九萬七千餘戶，一九三七年為五百五十七萬四千餘戶，但戰爭一年後，到一九三八年時，便減到五百四十四萬一千餘戶了。

（一九三八年九月一日農林省發表，但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日本『經濟學者』八三頁稱爲五百五十一萬九千戶，一九三九年爲五百四十九萬一千戶。）一九三九年六月末全國工人總數，爲八百十三萬，比一九三八年末增加三十八萬人，比一九三七年六月增加一百八十三萬人，此中增加的人數，大部分即均農村出身。（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日本『經濟學者』。）因此，現時農村所剩下的，不是婦孺，便是老殘。向田間看罷，在耕作中的，婦女最多，老人次之，青年壯丁簡直不容易發現。這輩婦女老人，雖然體力孱弱，但耕作却非常繁重，因爲他們除去爲自己耕作外，尚須替出征軍人的家族耕作，還有，因馬被徵發，馬的勞役也得由他們代替。究竟，人的體力是有限度的，何況婦女老人。所以，日本到處田畝荒蕪，那是不待說的。（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日本『大陸』雜誌一六四頁。）

一九三九年五月，東京米價每担常在三十六元四十五錢，至三十六元八十錢之間，而有些地方也有漲到三十九元的。一九四〇年一月，全國米價是自四十五元三十錢，到五十元二十二錢。（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中外商業新聞』。）米價固然是上漲了，但却不及其生產費暴騰的厲害。據日本『大陸』雜誌載稱，每担賣四十三元之米，竟需要五六十元的生產費。農民辛苦了半年，好容易收穫成功，每担米竟須賠出去十五六元，將何以堪！生產費最騰貴的是肥料，戰後比戰前暴漲，自不待論，即就一九四〇年說，肥料指數，一月是二二四・八，到年末便昇到二四〇・四，即一年之間暴漲一五・六，暴漲率爲六・九。肥料中，如硫安及其他化學肥料（過磷酸石炭、石灰窒素等）價格雖尚平穩，然而如大豆粕、魚肥（鯨粕）所謂有機質肥料，却昂貴得了不得。（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東洋經濟新報』四七頁。）

一九四〇年日本全國米第一次預想收穫額，既然減小了，第二次比第一次減小更厲害。即其收穫預

想額，爲六千零四十七萬五千四百二十担，比一九三九年實收減八百四十八萬九千零四十八石（一二%三），比前五年年實收減四百七十一萬四千五百八十石（七%二），與一九四〇年二月，內地米穀生產目標之七千一百萬担，相差一千五百十三萬担，而與基準數量之六千七百四十六萬担，也實不及遠甚。朝鮮米第二次預想收穫額，爲二千一百十九萬餘担，以此與一九三九年實收額比較之，增收了六百八十四萬担（四七%七），與前五年平均實收比較之，增收六十八萬担。縱然增收了，可是比基準數量，仍相差十六萬五千担，比生產目標相差四十萬三千萬担。而且，台灣米第一期收穫額爲四百零一萬一千担，比一九三九年同期實收額竟減了一百一十萬担。照市價每担米以四十二元計算，總價額爲二十億三千九百九十五萬元，以與一九三九年比較之，實減收三億三千四百三十七萬三千元。

一九四〇年小麥實收額爲一千三百一十一萬四千担，比一九三九年增收一百萬担。照市價每石麥以二十八元三十錢計算，其總價額爲三億七千二百零四萬四千元，與一九三九年比較之，增收五千四百九十八萬八千元。大麥實收額爲七百五十二萬五千担，與一九三九年比較之，減收二十三萬九千担。照市價每担麥以十五元五十二錢計算，其總價額爲一億一千六百七十八萬八千元，比一九三九年約減收二百六十六萬六千元。裸麥實收額爲六百二十六萬二千担，與一九三九年比較之，減加四十六萬八千担。照市價，每担二十七元二十錢計算，其總價額爲一億七千零三十二萬六千元，與一九三九年比較之，增加二千二百萬二千元。（一九四一年新年特別號『東洋經濟新報』三九——四〇頁。）

農林省發表，一九四〇年繭產額，爲八千七百五十四萬六千三百八十三貫（一貫卽一千及，約當中國一百兩），與一九三九年比較之，減少三百二十七萬二千一百零三貫（三分六厘）其總價額爲八億六千二百二十六萬零九十三元，與一九三九年比較之，減少二千零七十萬四千六百八十三元（二分三厘）

。尚有養蠶戶數，爲一百六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五戶，與一九三九年比較之，減少三千五百五十三戶（二厘），蠶種播散數量爲十二萬八千八百五十四公斤，與一九三九年比較之，減少三千八百三十三公斤（三分）（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四日『中外商業新聞。』）

農產減少，國民糧食發生動搖。這是日本長期對外侵略戰爭中的一種很大的威脅。所以他們不得不急求救濟辦法。去年農林省對於這個問題，曾樹立了一個重要糧食農產物增產十年計劃，內容如下：（單位千担）

	一九四〇年度目標（千石）	一九四一年度目標	最終年度目標
米	七一、〇〇〇	七二、六〇〇	八四、〇〇〇
大麥	一三、〇〇〇	一五、五〇〇	二六、〇〇〇
裸麥	一三、〇〇〇		
小麥	一三、〇〇〇		

（維持一九四〇年度目標）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國民新聞』戰時食糧對策）

這計劃實施的辦法：即（一）開墾耕地，預定到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年）可以開墾五十萬町步（開田二十萬町步，開圃三十萬町步）；（二）改良耕地設施，預定到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年）可以改設面積一百七十二町步。此外爲耕種之改善，試驗研究設施之擴充等，當然也均在計劃之內。（一九四一年新春號『中央公論』一一六頁。）

農林省儘管在紙上計畫，可是能不能實現，大有問題。因爲農產之所以減少，除因如世所週知的勞力不足，肥料及其他生產資材缺乏外，實尙另有農民心理的因素存在。從前，蘇聯於一九一八年五月十

四日頒布『穀物統制法』，即限制農民之土地使用權，凡土地生產之穀物，除農民自己及家族次期收穫前一年間的食料及土地耕作上必要的種子外，概須交納政府，違者處以十年以下之徒刑，沒收其財產，並逐出自治團體外。此法頒布後，農民以爲多收穫於耕作者並無何等益處。於是大家遂相率實行怠耕，故到一九二一年春，蘇聯發生了空前大飢荒。蘇聯政府不得已乃於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頒布『租稅法』以補救之，即廢止從來的徵發制度，代以輕微的農民稅，准許農民自由處分其勞動結果，保障其經濟手段，確立農民經濟，增加生產力。這次日本正是踏上了蘇聯一九一八年穀物統制法的覆轍。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日，日本農林省頒布『臨時米穀配給統制規則』，十月二十四日又頒布『米穀管理規則』。日本農村機構原與中國相同，採取的自由主義，自己耕作，自己自由處理，故一旦被統制起來，與農民傳統的心理當然大相衝突。本年一月石黑農相於答記者問時，會謂米穀增產的關鍵，在於農村之報國精神（一月四日『中外商業新聞』），就是有感於上述農民的心理而發。

日本專會學希特勒的『統制』，殊不知德國統制，是實施於歐戰前已有七八年歷史，水到成渠，國民早已習慣；日本統制，是實施於中日戰爭發生一年後，民窮國困的時候，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怎能不失敗呢。關於這點，最近『中國通』兼農村問題專家長野朗，會向其政府警告道：『自古以來，得民心者興，失民心者亡，此東西歷史所載，斑斑可攷。愚者抑形，賢者捉心。有權力者，任事皆恃權力，殊不知天下事有不能統制者三：一爲外國，一爲天道（如天氣），一爲民心。就農村說，即屬於後二問題。爲政者，對於民心之向背實不能不加之注意。』（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號『大陸』雜誌一六五頁。）

（一月十日）

# 蘇聯社會主義及其對外政策的特性 (中)

林一新

但是事實及理論，均證明其不然，在各個體之社會發展未達高峯時，相衝突之各階級固然有一致之點，各個體固然為一有機之構成，但是，在他們社會發展已達到高峯之時，還是如此。為什麼呢？因為這時個體內部相反之各階級的利益，除了經過各該個體整個利益的發展以外，還是沒有第二條道路的。在各個體為了互相間的限制而不能發展的時候，各階級利益之不能發展，並不是由於內部的原因。從全體說，各個體之不能再向前發展，是由於各個體自己之互相限制，但是，從個體內部說，其原因却在於外部之阻礙。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要解決各個體間之衝突，絕不能由解決各個體之內部問題着手。反之，在各個體為外部的原因所阻礙，而不能發展時，個體要求發展之心却更切了；個體內部之各階級求共同發展之心也更大了。這個時候，各階級一致之點不但沒有消滅，而且更加發揚。

不錯，在各個體發展為外部所阻礙，個體內部發生破產和危機時，最受痛苦是下層被統治階級，而上層統治階級也是一樣受損害，所不同者只是程度而已。下層被統治階級要廢除個體外部的限制，上層統治階級也要廢除這個限制，因為當其他個體之限制廢除時，本個體之社會發展即可通行無阻，各階級也同受利益了。

各個體一面要廢除其他個體之限制，同時又自成爲對其他個體之限制，這自然是最矛盾的現象。



然吾人要知，各個體之所以又自成爲對其他個體之限制，乃是該各個體社會發展之結果，而不是單由於個體內上層統治階級爲自己的利益而固執地自成爲其他個體之限制。如果將由社會發展而生之限制，認爲祇是上層統治階級在違背本個體社會發展的情形之下所造成的限制，這無疑是最大的錯誤。

各個體一面要廢除其他個體之限制，一面又成爲對其他個體之限制，這是最矛盾的，然而現在的世界，既然是矛盾的世界，那末，我們對這也不必驚異。所幸的，就是人類在這些矛盾的世界之中，還能解決這些矛盾。如我們前面所說的，限制是各個體發展及要求結合及統一的產物，故由這些限制之中，實已可產生出各個體間之結合和統一，而使各個體之發展在化爲更大團體的條件之下更向前進。如果說，各事物之結合和統一均必須在牠們的矛盾和鬥爭的本身中來達到，則我們也不能要求在各個體的矛盾和鬥爭之外的其他矛盾來解決牠們了。一個個體對他個體之限制，絕不能由該個體從內部廢除，除非牠的社會動力已經減低和消滅。

自然，當一個個體遇到外來的限制而不能發展時，會加甚個體內部各階級之衝突，因爲當時由於外來限制所生之內部暫時困難會使原來對立之階級，均冀圖以一己所受之損害由對方取得補償。但是，他們這種暫時損害之廢除，既必須由廢除外來之限制才能達到，則他們這種加甚的內部衝突，顯然只能增加該個體經過上層階級向外發展之力量，而不能反而消滅牠們。各個體間之衝突乃是在各個體內部衝突之加甚、轉化爲各個體間更大更劇烈之衝突之中消滅了的。

由各社會個體結合爲更大的個體，也許會使原來個體內之社會制度變爲另一種種度，但即使如此，這個新制度之發生，及新制度之廢除，必定在新團體成立之後，而不能在成立之前。因爲根據推理，新制度必須在各個體結合基礎之上才能存在；如果說在各個體之內即能將舊制度廢除，成立新制度，則舊

個體也不必打破和廢除了。如果不能，則說在各個體未破壞之前，可先推翻舊制度，推翻上層階級，那是一句毫無意義的話。

我們現在先說由封建區域團體到民族時代的情形。這個時代的民族統一任務便不是由當時封建區域個體內部之一主要的被統治階級——工商業資本主義份子推翻封建的上層統治而實現的，反之，如我們前面所說，是由封建上層階級如封建諸侯，地方軍人等在他們的戰爭中執行的。工商業資本主義份子不是直接需要民族之形成、使他們的利益能够擴大嗎？爲什麼又不能實現這個任務呢？即是因爲各地方區域之間的工商業集團，都是首先要求保護該集團之工商業利益，而反對其他團體中之工商業集團之競爭的。他們雖然是要求統一和結合，但是他們自身却先是對立和衝突的。而且正是因爲在民族未統一以前，資本主義和他們的力量不能有巨大的發展，所以，他們不能夠造成一個權力，去打倒當時林立的強大的封建權力，並執行民族結合的任務。

至於封建的上層統治階級却是已成權力，他們此時所以更急求向外發展，乃是各該個體內部發展與工商業資本主義發生之結果。因如各封建上層統治者只有純粹的封建權利之追求，而沒有工商業利益之追求，各封建區域團體之間互戰是不會達到高點的。

民族時代的各階級之情形比封建區域時代情形，更加明顯。各民族內資產階級向外發展，爲各該民族社會發展之結果，已是無人能否認的了。牠在這一點上比封建時代更來得直接。資產階級向外發展主要是爲自身的利益，這是不錯的，然而這祇是因爲牠的利益是全民族利益之一部分，在各民族的資本主義爲其他民族的限制而不能發展時，由此所引起之國內經濟危機和破產，不但使工人階級受害，而且也使資產階級受害。各國資產階級此時之所以要更急切地向外發展，並圖打開其他民族之限制者，即是由

此。自然工人階級所受之害，比資產階級更大，但工人階級之這種受苦，並不是由於內部的原因，而是由於外部的原因。換句話說，這時工人階級所受之痛苦，主要的不是由於資本主義之不廢除，而是由於資本主義的外來限制而不能繼續發展。牠這時所受資本主義不發展之痛苦，比資本主義在發展中的痛苦大得多。

在國內危機和破產發生時，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鬥爭，確一時興起，但是，這個內部的衝突，只能作為經過資產階級求向外更大發展和鬥爭的一個發動力。等到民族與民族的互戰起來時，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衝突，也就煙消雲散。在國內鬥爭很劇烈的時候，工人階級確然也一度煥發其國際主義的精神，即各國工人階級共同聯合的精神（雖然牠是極微弱的），然在內部衝突已轉化為各民族間的衝突時，這種國際主義精神好像吹在空中的氣體一樣，太陽一出來，就化去了。

這完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真實原因的。

工人階級之國際主義精神，只是理論的，而不是實踐的。在實踐之中，工人階級是民族性，牠在民族未發展到極峯時，固然是民族性，但到了這種限度時，牠更是民族性了。牠之國際主義，只是在國內危機的時期表現出來，但一過去就沒有了。從來各國間工人國際之所以旋起旋散者，原因即是在此。

這樣的工人階級，自然不能担負由民族到超民族結合之任務。這個任務，是由各民族之間的互戰中達到的。（下期續完）

# 意大利展望

本篇譯自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新政治家與國民」週刊。無作者署名。文中對英國過去坐令意國強大的疏忽，及今日意人不堪一擊之內容，均有扼要敘述。末後並論及英德對西之微妙關係，可爲了解今日西班牙對外政策之謎之一助。

我們對於希臘軍隊在阿爾巴尼亞的驚人成功，大多未能即時寄以重大的希望。我們全知道希軍在現代戰爭中的配備並不精良，所以意軍對這出乎意料之外的反抗，起初並沒有怎樣認真的準備；不過在陣驚愕與判明以後，我們終究可以，特別是在空軍方面，將結果說出來了。今日英人已面對着最樂觀的現象——那便是意軍已不能恢復他們的作戰精神，不難將他們狼狽的直驅逐到海邊去。英國空軍轟炸隊在達蘭多(Taranto)內港的意國艦隊，可以指出這種銷沉士氣，已經瀰漫於整個新羅馬帝國的武裝隊伍中間。所以英國現在利用良好的根據地，阻止義軍相當增援部隊在阿爾巴尼亞登陸，已不難辦到。

不過墨索里尼是否會遲早被逼得不顧體面，向德國求救呢？如果這樣一來，他在國內、非洲與敘利亞的威信與人望，勢必受到嚴重的打擊。希特勒必需在什麼地方給整個軸心全盟的頹勢振作一下，也是意料中的事。在巴爾幹半島，他多半不敢發動。意大利弱點的整個暴露，使這半島上的一切計算便覽，發生了重大影響。土耳其人一天一天的強硬起來，即是意見紛歧的南斯拉夫人，也不見得會毫無抵抗的，就讓德軍闖入大門。最明顯的是，保加利亞國王波立斯(Boris)，至今還是十分的堅決，不肯蹈他父親的覆轍，而德人也得承認要使保王加入軸心，今冬簡直沒有希望。所以希特勒（他的計劃從來沒有一

成不變的)或許會從新修改他的戰略，攻襲其他的地方。如果希特勒將意人看作一種累贅，他大概不會怎樣願意將尼斯、科錫嘉、突尼斯與北非全部給予意國。他或許會給西班牙一些什麼東西，因為希特勒一逕將西班牙視爲他的獨佔的勢力範圍與開發地方。此外，他對維希政府的忠順合作，也許會給予較好的酬報。我們當然不能完全確定，這就是希特勒的計劃，或是希特勒如果試想實現這個計劃就能一定成功。希特勒或許會將力量集中起來，攻擊英國的航運；他或許會修改侵犯英倫的計劃。此外英人還得準備德人利用西班牙人及法人替代意人在地中海對英的陰謀。

在這種非常的局面下，我們當然不必拘泥於尋常的道德觀念。現時英人最有希望與最有酬報的行動，便是集中力量打擊意大利，使其整個崩潰，或是像上次大戰一樣，使意大利不得不拖牢他盟兄的手，弄得德意志不能施展它原來的計劃。墨索里尼已將意國人的天賦，引至一條錯誤的道路。這個擅長自誇及其他和平藝術的國家，簡直沒有一些戰爭的才能。不過祇是注意這個機會還是不夠的；雖則我們將所有的資源作一次盡量的利用，或許亦可以興奮一下，但這不會就給我們以必需數量的機械化部隊。有許多問題因爲缺乏材料，使我們不能置答。直到現在，華維爾將軍(Mawell)因爲人數衆寡懸殊的緣故，除掉空中以外，在埃及一逕採取着守勢的戰略。不過在格拉祥尼元帥(Marshal Graziani)統率下的白人侵略軍隊的士氣，或許和希臘軍所掃蕩的意軍不相上下。一個勇敢的長官，對他屬下的士兵抱有確信，即使人數衆寡懸殊，也是一樣可以採取攻勢的。另一種行動是，一面在里比亞邊界上監視格拉祥尼，另一面再是設法防護敘利亞。後一個行動必須事前保證敘利亞人的獨立，而且必須獲得土耳其的合作方能成功。

除開埃及與敘利亞方面，或許會有什麼冒險事情發生外，英國國內的輿論，對於英機攻襲意國的規

模之小，都多少感到了一些失望。我們並沒有忘掉英機已經轟炸過那不勒斯（Naples）、巴利（Bari）、布林的西（Brindisi）和意國北部的幾處兵工廠；而我們對於達蘭多的優異成功，也不無過低估計的地方。我們可以完全相信，希臘的飛行場必須予以擴大與重行配備。我們並不打配不分皂白的轟炸羅馬；因為凡有毀損一些羅馬的無價的藝術與紀念的珍寶，將是後世歷史上永不能饒恕的莫大野蠻罪惡。除掉承認上邊的成绩以外，英國至今對於意國的空中攻襲，較之英國的轟炸德國，真不啻小巫之見大巫。意大利半島上有許多引誘的目標，特別是它的水電發動機廠，普通的船塢，鐵道聯絡站，兵工廠與彈藥倉庫之類。要說明這種限制行動，應該多半是技術上的；英國的資源，至今還不能允許對意大利作比較大規模的，更持久的攻擊。不過助成這種限制空軍活動的，或許還有一種政治的動機在內罷？

我們祇想將我們的觀點，作為一個問題看待，不過這是一個嚴重而又麻煩的問題。當後世的歷史家研討到英國對法西斯的意大利的政策時，從阿比西尼亞事件起以迄今日，他們就得考究到時常禁擾今日英人心頭的假定。當意大利孤立無援，胆敢向國聯挑戰的時候，英人為什麼退縮不前，不實施海軍行動，或石油禁運，以制裁意大利呢？英人為什麼聽從德義侵略西班牙，結果反和它們訂立君子協定呢？在宣戰以後的起初八個月中間，英國又為什麼容許意國積儲石油，作為今日攻英的用途呢？意國侵佔阿爾巴尼亞，英國為什麼這樣看作無關痛癢呢？答案當然不能簡單，而其中一部分，簡直是令人不能置信的。張伯倫先生衷心的恐懼戰爭，可是他揀選避免戰爭的方法，却是最要不得的一種。張伯倫先生大概是將墨索里尼的權力與效率估計得太高，他曾經好多次公開的對墨索里尼竭力頌揚過。墨索里尼今日的政權，並不見得比五年前或十年前更好一些。唯一的解釋，是張伯倫先生及其朋友們，不願削弱法西斯政權，因為在他們的想像中，否則便會有某種可怕的與不受用的左翼團體取而代之。今日英政府所以不能

順利推行政策的原因，是否仍是這種恐懼在從中作祟呢？我們不能忘掉在艾登已經覺察到這種危險以後，□□□□□□□□□□照舊的推行這種政策。我們當然毫不疑惑，□□□□□□，今日看到墨索里尼的崩潰，也會覺得高興的，不過我們還是疑惑□□□□延遲這件快事的實現，直至另一個某種團體，保守的或是法西斯的，實行擄奪墨索里尼地位的時候，——由薩伏亞皇室的一個親王領導與格蘭第伯爵（Grandi）的某種安全團體，或是甚至齊亞諾伯爵出來担任首相。據說這樣一來，赤色革命就能避免，而蘇聯的勢力也就不會擴張到地中海來了。

照我們的看法，這是一種違背歷史一切教訓的政策。當一種政權不體面的沒落的沒落時，沒有一個國家能够在其沒落的團體中間，選揀一個次要人員作為新領袖，以為即能挽救這種沒落的政權。如果機會真的到了，意大利人也不必旁人去提醒他們選擇什麼長官。他們自然會即刻轉向於更清醒更人道的方面。我們可以預料這決不會是蘇聯本色的共產主義。在意大利國內，有來自歐洲文化中心傳統的更健全的力量。如果我們忽視與違反這幾點，我們便得重演西班牙的悲劇。這個原本不是共產黨政體的西班牙共和國，實質上其根據的計劃，還沒有英國勞工黨來得更急進，它後來所以必需倚賴蘇聯，全是因為民主國家拒絕其合法政府從國外購買武器的權利所致。我們對於意大利的共和黨，社會黨與左派天主教徒的任何運動，並不懷有什麼早日成功的幻想，不過我們要物色意大利將來的領袖，必須在這些團體中間，而不是在法西斯的失却信仰的人物中間選擇，殆可斷言。外交部的技術，不論這兒或是那兒，本是會客室中品評人物的技術。桑納或許是一個可厭的親德人物，不過弗朗哥却是一個基督教紳士；希特勒出身低賤，戈林却出自望族，或許拉須寧（Rauschning）亦是如此；墨索里尼是一個誇大狂，而格拉第在倫敦社會中間却是頗孚人望的；賴伐爾或許是一個流氓，不過貝當，或是現在某些人所說的魏剛，則是一

個忠心的兵士。歷史並不沿着這許多道路行進。當希特勒的新秩序粉碎了的時候，對於唐寧街個人的愛好或嫌惡，就不算什麼一回事了。在瓦解的局面之下，出來領導的人物，必然是受廣大羣衆所信任的人物：在獨裁者的黨徒中間，就決不會找到。

這許多守舊的幻想（根據於一種悲觀的舊世界對於階級的效忠）的禍害，便是它們妨礙或是延擱我們今日應該怎樣獲取歐洲民衆信任的工作。這份工作如何去完成它，英國人當然有其自己的意見。除非英人發表一些文告，不論內容是如何的簡短，將英人這次戰爭的建設性的目的宣布，否則英人的意見就不能傳之遙遠。這包括一種準備以友愛的尊敬對待我們逃亡中間的同伴。不過在這個時期，我們必須更加留心避免指出的危險。如果我們忽視一個拉丁及天主教的集團，以爲這與新秩序不同，原因祇是它的法西斯主義招牌比納粹種類的東西，稍見緩和，而且更加傾向復古，是牧師式而不是異教徒的，要是抱了這種想頭，我們就無法號召羣衆起來。這一種計劃的低微耳語，已經可以使在德、奧、或西班牙爲民主政治捨身效命的志士，對英國滿懷疑慮的了。當他們獲悉英國外交部曾經請求（幸虧還不是命令！）奈格林博士（Dr. Negrin）離開英國，否則便會激怒弗朗哥將軍的事，他們對於我們英國人，將作何感想呢？我們曉得地中海的海軍地位是不安全的。不過弗朗哥的政策，既不是用金錢的賄賂方法所能更動，也不是禁止和他勇敢戰鬥過的，已經解除武裝的人，來英國避難的討好行爲所能決定。英國現在有一樣掌握他的東西，那便是英國的封鎖，這一件絕對不能放鬆。至於其餘的辦法，最好英國的外交部去告訴他，要是他像最近槍決孔潘尼斯（Compagnys）一般的槍斃卡倍萊羅（Caballero），他不單是辱沒了西班牙，也是辱沒了他自己。英國如果將一種比德國稍見人道與效率極差的法西斯主義形式提供給歐洲，英國人就不會獲得歐洲的領袖地位。（錫如譯）



# 日本是可怕的嗎？

Robert Aura Smith

本文透澈的反駁了美國對日安撫論者的種種論據，積極主張美國應加強太平洋政策。原文載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當代史實』。

美國的主張採取安撫政策的人們，對於張伯倫在歐洲所產生的悲慘命運，並不爲之沮喪，他們又建議在遠東造成另一個口口協定了。他們對吾人保證，只要我們能够柔和地明理一點，我們在太平洋就可以得到和平。我們所要做的是避免強硬的語調和強硬的行動，「和東京細談一切，」什麼都好辦了。

我們和東京「細談」的是什麼呢？當然是瓜分中國了。我們還可以細談到我們同意撤退亞洲的速度，我們的大量的軍事援助繼續給予日本，和我們背棄英帝國。那末，日本報答我們的是什麼呢？日本許會答應我們，假如我們乖乖的，它就不打我們；假如我們很乖，它就容許我們在它征服下的土地投資；假使我們乖到了不得，它就許我們分一點點它打劫得來的贓物。

最近美國一個著名的報紙出版人建議，在東京舉行美日親善的會議，日本外務省的答覆是，這種會議是不能舉行的，除非美國先放棄了她的「守法的觀念」——指九國公約——和承認「東亞新秩序」——指日本在該處強奪的全部土地。我們這樣只有承認，日本從頭就是對的，我們錯了，於是我們得到許可去緩和大本的憤怒。

和平并不是值得這樣的代價的。

第一，這種「安撫」是用不着的。它的根據一部份是認爲我們在太平洋上脆弱，我們要從不利的地位退避才是。這也許在以前是一個很好的論據。可是自從我們開始強固之後，這已不足成爭論的問題了。現在我們的安撫者又找到了一個論據來代替舊的，說我們已經向英國保證出力幫助她，我們不能在大西洋幫助英國，同時又在太平洋幫助她的。有些同一的人士（案指那些主張安撫政策的人），他們以前會反對把美國超齡的驅逐艦讓給英國，又不斷警告我們不要「纏入」歐洲，現在這些人們又敦促我們不要危害及對英的援助了，我們覺得他們這種熱情很爲有趣的。我們現在又受警告不要嘗試拯救英國遠東的軍港新加坡，否則英倫三島就會失陷——有些同一的特殊辯論家，他們在幾個月前却警告或們，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拯救英倫三島，他們用暗示來安慰我們，英國是不值得拯救的。

然而現在受進攻的依然是大英帝國而不僅是英倫本身或聯合王國，而我們應該認爲唯有他們英國人自己才是最好的判斷人，判定在什麼地方和怎樣大英帝國方得到「拯救」。

事實上，日本和德國，義大利最近簽訂了三國同盟協定，迫使我們認清了在現時的戰爭中有二個大營壘，我們是站在其中之一。因爲這樣，使我們不顧援助英國的結果，立刻加強我們在太平洋的地位。

因爲這樣，使我們在任何對抗日本之時得到了二個自動加入的同盟國。奇怪得很，多數的主張安撫的人們似乎忘記了第一個我們的同盟國。這個同盟就是中華民國。雖然我們在三年半以來很活躍地以原料供給中國的敵人日本，如果日本得不到我們這些供給，它在中國就不能作戰，然而中國仍是站在我們的一面。中國有二百多萬大軍已經在戰場上爲我們在遠東作戰。他們至今天的成績斐然。中國也不管美國怎樣援助日本，仍能够把日本的泥足深深地陷在中國土地之內。現在我們的安撫者卻又憂慮到恐怕連一個中國都不能征服的日本會同時來對付中美兩國，而將我們拖入太平洋

長期的消耗戰爭。這種憂慮當然是基於日本人是酷好切腹的一種特殊的民族。

我們第二個的自動的同盟是不列顛。在大西洋一切最要緊的事就是我們的援助不列顛。在太平洋則是不列顛援助我們。這種援助的難關就是美國使用英國的防衛陣地，這樣才能使任何太平洋戰事全部的戰略地位成爲對美國有利。英美在太平洋上的島嶼形成一種奇妙的陣線，可以在長距離間把日本封鎖起來。英國在香港，美國在馬尼刺造成一條強固的側面陣地，以潛水艇控制由日本向中國南海的航路。英國的新加坡軍港（也許還有英國同盟的荷蘭，其東印度爪哇西部的泗水，也是一個強固的根據地），在被威脅的區域中也形成一道強有力的防線。

美國的主張安撫政策的人，指着地圖很愁苦地對我們說，我們不能離開美國這麼遠來作戰，可是他們忘記日本也是在此不利的形勢下在南中國海和我們作戰的，我們既有新加坡爲根據地，我們無異就在我們自己的後院子作戰罷了。

日本人沒有忽略了這一點。日，德，義新訂的三國同盟協定顯然對於日本有危險性存在，因爲日本希望德國答應它把蘇聯的紅軍看守住，不讓它窺視着日本卵翼下的「滿洲國」，同時，日德聯合威脅美國，使美國海軍不敢駐在新加坡。我們的「緘默」政策，使美國國務部不斷暗示，美國使用新加坡問題向來沒有討論過。英國的大使和澳洲公使，和我們的國務卿屢次舉行談話，討論各項不同的問題。如果他們沒有討論及新加坡，那麼他們三個可說是屬於 *Strait-Jackets*（案 *Strait-Jackets* 係瘋人發狂時所穿的一種衣服——譯者）這一種人了，如果日本人也認爲他們沒有討論這問題——不，我們要知道，日本決不會作此想的。

我們還有另外一種加強太平洋地位的因素存在呢。我們的政策既然是自相矛盾，又是不防備的——

我們盡力援助不列顛，又盡力援助不列顛的敵人日本——這真可適合日本的目的了。這可使日本依賴美國而得到作戰的金錢。此種依賴遠較我們供給日本以燃料和金屬使其得以作戰尤大。我們還供給日本枯竭了的經濟以新血液。日本有二種出口的產物可以換外匯而購買軍用原料。第一種是生絲，美國就是它的主要市場。第二種是棉織物，是美國供給它原棉的。因此美國甚至可以不用正式封鎖日本，只要禁止日本這兩種貨物入口，就足以制其死命了。

所以到現在，我們的道義的禁運，領取出口證的制度，以及偶然的限制貨物輸至日本，這一切只是給日本一點小刺戟，致命的打擊還是在保留中。

我們既然具有此種絕大權力，有人就促我們應要謹慎從事，否則就會濫用了。有些人雖認為不必要安撫日本，但仍建議我們這樣做是聰明的。此種爭辯的根據，以為我們和日本有極大貿易，如使其發生危險，殊屬不智。他們就舉出比較，我們賣給日本的貨物，遠較中國為多。我們的利益全靠較大主顧來維持。

姑置事實於不論，某項重要貨物（一九三九年佔出口百分之七十三）我們賣給一個主顧——日本，那就是用來殺害另一個主顧——中國，但那也是一個事實，即日本向中國進攻的主要目的，是在減少日本對美的購買。在平時，美國運至日本最大的貨物是生棉。日本為什麼一定要把華北置於日人控制之下，就是要保證日本能在中國產棉的重要區域，得獲到廉價的生棉源源接濟，這個原因日本是公開承認的。所以當日本人要美國產棉州的參議員們，承認日本在華北的「重大」利益，暗示你們美國人好好地自刎吧。同樣的，日本也要我們承認所謂「東亞新秩序」。日本應要獲得中國的錫，鎂，馬來半島的樹膠，錫鑛，荷屬東印的石油，這樣，日本就可以不用仰給於美國的物質了。



照我們那種畸形的中立法來說，實找不出有「戰爭狀態」存在，雖然實際上那兒是有三百萬人正在作戰。日本和德義簽訂三國同盟協定，現在使我們下了決心。他們使我們知道亞洲有戰爭，而且是與歐洲在進行的同一場戰爭。日本外交的「勝利」的淨果，迫使美國要採取十年來日本外交企圖避免的那些重要步驟了。

自從日本明白表示其立場之後，美國的援助日本無異就是援助軸心，美國或許會進一步的減少運輸軍用原料至日本的。日本三年來脅嚇我們不要禁運，日本竟然最後威脅我們採此一着了。

不特此也，因為日本已參加軸心同盟，我們此後更將大量援助中國，這次是用大炮了，并不是在口頭上說同情的話了。

日本迫使我們承認英美二國在遠東的利益有密切的關連。我們既已籲請英國空軍和海軍在歐洲的火中檢出美國栗子（如門羅主義），我們最後也準備讓英國的新加坡軍港在亞洲的火中檢出美國的栗子（如重要的軍用原料）。這也正是日本所竭力希望避免的結果。

此外還有希望可以使我們對於菲律賓地位作一些清警思想，說幾句坦白話。我們的海陸軍部長終已表示我們在亞洲的主要前哨站是要保護的。那似乎至少在暗示那是可以保護的。但那似乎現在不會是馬尼刺的「熟蘋果」和香港的「爛蘋果」（那是日人的一種巧妙的用語）將成爲日本膝上之物了，這二處將有若干時間仍然照舊不動的。

這種更現實的亞洲政策的特質，不僅在於它已成爲貫徹的，而且在於它已成爲一種得計的政策了。我們的國際道義已經處在危機之中，現在則已開始達至一終結點，使我們的良心和我們的金錢可以站在一起。約在九十八年來，我們在亞洲是言不顧行。我們向中國保證尊重其領土完整及其主權。我們在我

們那些主要的條約中持此保證，而我們熱血的美國人則進一步去幫忙建設新中國。日本要我們使這種保證有效，否則就得離開亞洲。

這裏現時只有一個可能的回答，那就是——「不再在太平洋有安撫的政策」。假如我們有勇氣，有常識，我們應作此言。（高貞白譯）

## 值得重視的特殊鋼

（譯自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日日本『經濟學者』週刊）

### 一 特殊鋼之重要性

今日特殊鋼之種類，有各種構造用鋼、高速度工具鋼、超高速度鋼、耐熱鋼、耐酸鋼、磁石鋼、發條鋼、窒化鋼、以及斯台拉伊特、維底阿等硬合金，不下於數百數千種；合金元素亦有鎳、鉻、錳、矽、鉬、鈮、鋁、鎳、鈷等十餘種。其使用量雖未滿鐵與普通鋼之一成，但重要性決不讓於鐵或普通鋼。今日大部分的機械，倘少了一片特殊鋼，就不能製造，即使有着多量的鐵，也無濟於事。

例如耐酸、耐熱鋼之於化學工業，很少膨脹收縮率的不變鋼之於精密工業，強力的材料鋼之於飛機、汽車之生產，有耐久力、硬度頗高的各種特殊鋼之於近代的兵器之生產，都是必要的。尤其是當戰爭的危機迫在眉睫，各國咸皆熱心於擴充軍備的今日，特殊鋼的重要性是愈益增大了；目下各國正在競相從事於具有高度性能的特殊鋼之研究，並努力於特殊鋼之自給。

## 二 特殊鋼之分類

所謂特殊鋼，就是在原來的鋼裏添加了鎳與鉻及其他特殊元素的東西；依其添加材料之不同，可分為鎳鋼、鎳鉻鋼、錳鋼、鋁鋼、銅鋼、矽鋼等。照這樣分類起來，非常高度地含有着炭素的硬鋼、最硬鋼，也可算是特殊鋼的一種。事實上，這些鋼是使用於和其他的鋼同樣的用途上的。

倘把特殊鋼從用途上加以分類，那就是構造用特殊鋼和特殊目的用特殊鋼兩種。前者是置重點於機械的性質上，作為一般構造用材料的鎳鋼、鉻鋼、鎳鉻鋼、鉻鉬鋼、鉻鈦鋼、錳鋼、錳矽鋼等。

後者是添加了許多特殊元素，提高了一部分機械的性質乃至物理、化學的性質的矽鋼、高速度鋼、磁石鋼、不銹鋼、耐熱鋼等。

最近日本之特殊鋼統制機關「特殊鋼協議會」決定了特殊鋼的定義如次：

### 特殊鋼之定義

特殊鋼係以電氣爐，坩堝和酸性平爐製造者。其化學成分如次：

#### A 炭素鋼

甲，炭素量 $0.6$ — $1.5\%$ ，磷、硫黃之含有量在 $0.03\%$ 以下者。

乙，炭素量在 $0.6\%$ 以下，磷、硫黃之含有量在 $0.035\%$ 以下者。

#### B 合金鋼

丙，矽、錳之含有量 $0.8\%$ 以上（一元素單獨之場合）， $1.5\%$ 以上（二元素以上共存之場合，併合之）。



丁，錳、鉻、銅、鋁之含有量〇・四%以上（一元素單獨之場合），〇・四以上（二元素以上共存之場合，併合之）。

戊，錫、鉬、鈮、鎢、硼、氮、鈉、鉍之含有量〇・二以上（一元素單獨之場合），〇・四以上（二元素以上共存之場合，併合之）。

### 三 特殊鋼之發展過程

特殊鋼因重工業之發展和對於優良特殊鋼之要求以及特殊製鋼法之儘可能地加以改善，已次第完成了質的發展。茲將代表特殊鋼的工具鋼之發展過程依「電熔工業會社」之調查寫在下面：

**炭素鋼時代** 一八五六年於奧國維也納，勞貝爾特發明了含有錫的工具鋼，據說那就是有特殊鋼之始。

繼而於一八六九年，勞貝爾特製作了一種可以說是高速度鋼之前身的自硬鋼，其含有成分爲：炭素一・八五——二・一五%，錳二・五——一・五%，錫九——五・五%。

一八九四年，美國的W. M. 泰納完成了自硬鋼之研究，工具鋼乃步步入於實用化之時代。這種鋼比之炭素鋼具有一四〇%的能率，比之軟鋼具有一九〇%的能率。一八九九年由前述之泰納與華依特兩氏添加鉻於自硬鋼，改良了的高速度鋼於是出現，啓肇了進向高速度時代的端緒。至於電氣爐製鋼法之發展頗多貢獻於特殊鋼處自是不待言的了。

**高速度鋼時代** 由泰納與華依特兩氏完成了的高速度鋼，一九〇〇年出品於巴黎博覽會，開始介紹給一般人而公諸於世。一九〇六年再添加了鈹，而錫一八%，鉻四%，鈹一%的標準高速度鋼遂由兩氏

完成了。這種標準高速度鋼，是除去了素來的高速度鋼之熱且脆的缺點的。

斯·台·拉·伊·特·系·高·速·度·鋼·時·代。一九〇七年，由美國的艾羅德·海涅氏發明了鈷、鉻、鉬之合金的斯台拉伊特。這種合金硬度更高，大有驅逐素來的高速度鋼之勢。迄於大戰之際，爲了依然昂貴之故，未見普及，可是到了一九二〇年，斯台拉伊特系乃入於非鐵硬質合金之全盛時代，在美國出現了四種，在歐洲出現了十一種的製品。

另一方面，高速度鋼爲了對抗起見，乃從事於質的改善，增加鉻與鈳的量，加了鉻五%，鈳一·五%的高速度鋼之製造是在試驗着了。

維·底·阿·系·工·具·鋼·時·代。斯台拉伊特之出現，已經成爲進向維底阿的一個前提。一九二三年，出現了作爲切削工具用的混有錫的合金；繼而於一九二六年，由德國愛森市的克虜伯公司再添加了鈷，遂製成維底阿，作爲切削工具用而開始發賣了。這種合金的布里乃爾硬度達於一、六〇〇度（普通的高速度鋼是六〇〇——九〇〇度）；至於維阿底的名稱，乃係由「硬得有如金鋼鑽一樣」得來的。

一九二八年，從克虜伯獲得製造權的美國的一家電力公司，製作了一種作爲維底阿系合金的「卡白勞依」；並由哈特博士與台福里斯氏之共同研究，製作了另一種維底阿系的合金。同時法國也從克虜伯獲得製造權，開始了同樣的超硬合金之製造。

當二十年來頗佔勢力的高速度工具鋼行將爲硬合金所驅逐的時候，高速度鋼亦在努力於質的改善，企圖與之對抗。這本身是添加了鈷與鉬的一種。舉其一例以示，則如鈷八——一五%，鉬〇·七五——一·五%等。含鈷的高速度鋼，對於用錫鋼製造的刀類所不能切削的非常硬的強韌的鋼也能够切削。並且，以含錫二·三%的鋼製造的刀類，切削一平方米厘約有一百五十基羅之抵抗力的含鉻，鎳與鉬的鋼

雖辦不到，但是使用鈷鋼的時候，就能够以每分鐘十二米突的切削速度加以切削。

總之，特殊鋼的發展，始於一八五六年，自從工具鋼出現以來，十九世紀大體上一個炭素鋼時代；一九〇〇——〇七年係以高速度鋼爲中心而發展的；一九〇七年以後，乃入於斯台拉伊特、維底阿等之超硬合金時代。不銹鋼，耐熱鋼，磁石鋼，發條鋼等之有了顯著的發展是在本世紀內。至於廣汎地實用化了的，乃是這幾年來的事情。

#### 四 世界恐慌與特殊鋼

現在被利用着的特殊鋼之種類，大部份係出現於世界大戰以前及大戰期間的，但當時尙未至於廣汎地被利用之地步。例如作爲構造用合金鋼，其實用化了的止於鎳鋼，鎳鉻鋼而已，錳之含有量頗高的哈費爾德鋼很少被利用。大戰期間因鎳，錳等缺乏，故企圖以其他金屬，特別是企圖以鉬、鉛、砂等來代替，是下了許多的努力的。

不銹鋼也是大戰以前的發明物，但其廣被應用，是在大戰後，入於世界經濟之安定期方纔開始。還有斯台拉伊特，亦係發明於世界大戰之前，但當時爲了價值高昂之故，未能普及。硬合金之迄於實用化，計經了十數年的歲月。

最近的世界經濟恐慌（一九二九——三三年）給與鋼鐵業以非常重大的打擊，其生產額竟於減半的程度。但是特殊鋼的地位却通過了這個恐慌而日漸上昇。那是因爲恐慌期間，鋼鐵之消費者的工業部門之需要爲之一變的結果。那就是說，蒙受恐慌之打擊最多的，乃是素來消費市販之鋼（不是特殊鋼，而是普通鋼）最多的部門，即住宅及工場建築，農業機關製造業、鐵路建設、機關車及車輛建設業、民間

造船業、橋梁、隧道、地下鐵路之建設等是。然而，主要消費特殊鋼的汽車製造業，化學機械及工業用機械製造業、石油工業用機械製造業等等，却沒有減少生產，除了極小部分而外；正如軍需工業一樣，特殊鋼之最重要的消費者，其需要却是增大了。

加之，素來消費市販之普通鋼的部門，轉而使用高級鋼者亦漸多了。如果使用高級鋼的話，比起來只不過是價值稍為不同一些罷了；至於因分量輕，可以減低運費，製造品之使用期間可以加長等等優點，都非普通鋼之所能及。因此建築業之使用較普通鋼為堅牢的矽鋼和錳鋼，造船業之使用彈性限界頗高的特殊鋼，車輛製造業之使用少銹的低合金鋼，橋梁及其他建築業之使用動度頗大、有耐蝕力、易於熔接的特殊鋼，都在開始了。這樣，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傾向，那就是普通鋼之應用範圍愈益狹少，而特殊鋼之用途愈益增大起來。

## 五 特殊鋼之原料

特殊鋼是配合了鎳、鉻、鈷、鉬、錳等等於鐵或普通鋼而製造的東西，如果缺乏這些原料，就不能製造特殊鋼了。

在日本，雖然鐵，普通鋼，錳等之自給是可能的，但是鎳、鉻、鈷、鉬等原料却除了期待輸入而外沒有辦法。從一九三九年末開始，爲了鎳、鈷、鉻等原料不足之故，演出了三倍乃至近於十倍的騰貴現象。以前，爲了實行廉價的原料準備之故，是在免強得以持續操業的狀態之中。但是最近，特別是因鈷與鉬之不足，使用此等原料的會社乃不得不縮短操業而減少生產了。

因此爲了確保這些原料起見，助成日本、朝鮮、滿洲、中國之資源開發，乃是刻不容緩的當前一大

急務。

### 六 特殊鋼之生產額

於一九三六年度中全世界生產了的鋼約為一〇〇、二五〇、〇〇〇克蘭姆噸，在日本則生產了約當其二十五分之一的數量。

茲為說明一個大體的標準見起，算定其容積，則直徑一〇〇尺長約五里的鐵棒，在這個地球上，每年都可以造出一根來。

這鋼，於國防上或吾人日常生活上之重要，自不待言。一九三六年度各國鋼及特殊鋼之生產額請看次表。

各國鋼及特殊鋼生產額（單位克蘭姆噸）

國家	總鋼材生產額	特殊鋼生產額	百分比
美國	三、四六三	二〇四	五·四
德國	一、六四四	八〇	四·九
蘇聯	一、二五一	四四	三·五
英國	一、〇〇一	五五	五·五
法國	六二七	二八	四·五
比利時	三〇二	一八	六·〇
意大利	二二一	〇八	四·五
捷克	一一九	〇八	六·七
瑞典	九五	三〇	三一·五

(譯者按：如果右表美國總鋼材生產額及特殊鋼生產額的數字是不錯的話，那應特殊鋼生產額占總鋼材生產額約百分比，照算應為五·九，而非五·四。)

## 七 特殊鋼之種類及其用途

特殊鋼之種類甚多，而舉其主要的則為下面幾種：

**鋁鋼** 鋁鋼可使鐵之電氣抵抗增大，所以被用於發電機及變壓器用鐵板；並被用於罐、管、過熱機關及高溫之坩堝等等。

**鈷鋼** 約加鈷三%於鐵，則增進其耐蝕性，並可增大彈性限界及擴張力。鈷鋼磁性頗強，可作為永久磁石用。

**鉻鋼** 鉻鋼和鎳鋼、鎳鉻鋼，同是特殊鋼中最重要的一種。添加鉻於鋼中，其分量少時，僅使結晶粒微細一些；但若是多了，就阻礙了炭化物之析出。鎳鋼富於自硬性，容易鍛冶，置於空氣中冷却頗易硬化，採取油中冷却法則連中心部分亦能使其硬化。鉻鋼之耐蝕性頗強，特別是鉻的含有量一到了三%以上，對於各種媒劑，就具有非常高度的耐蝕性了。被稱為耐銹鋼、耐酸強、不銹鋼的，乃是高鈷鋼，即以含鉻一二——一八%為標準的這一種。普通作為鉻鋼而使用的，是含鉻〇·二——二%的低鈷鋼，和含鉻八——一六%的高鉻鋼，後者即屬於耐銹鋼之部屬。含鉻〇·五——一·〇%的鈷鋼可於用工具之製作，而含鉻〇·七%的鉻鋼則亦可作為發條而用。鉻一·〇——一·七五%，炭素〇·九——一·四%的一種，可用以製造鋼球等。含鉻二%的一種可用以製造破碎機、鋼彈等。

**鉻鎢鋼及鎳鉻鎢鋼** 在鋼裏添加了鉻，則具有提高耐蝕性的作用。但是鉻，單獨使用的場合較之添加於鉻鋼或鎳鉻鋼的場合為少。添加了適量的鉻於鉻鋼或鎳鉻鋼，則可使其鋼質均等，並具有頗大的擴

張力、彈性限界、衝擊力、荷重力。因為易於鍛冶，堪受磨滅，拗性、脆性幾乎可說沒有，所以能够用於飛機、汽車零件等之製造。

鎳鋼 這種鎳鋼，鎳之含有量非常廣汎不一，故鋼之性質與組織，咸依其含鎳之多寡而異。即是低鎳，低炭素的鎳鋼，呈現一種「帕拉伊特組織」，多量含鎳的則具有一種「托爾斯泰伊特組織」，如果含量更多的話，那就呈有「馬爾丁沙伊特組織」或「奧斯台拉伊特組織」了。茲分述如下：（一）呈現帕拉伊特組織的鋼，其特長為：擴張力及硬度縱然大增，可是伸長率及斷面收縮率，衝擊抗力也不減退。（二）馬爾丁沙伊特組織是熔解了特殊性成分及複炭化合物於鐵裏面的一種組織。擴張力及硬度雖則非常之高，但是伸長率、斷面收縮率及衝擊抗力却十分的小。（三）具有奧斯台拉伊特組織的鋼，雖然擴張力及硬度不高，但是伸長率、斷面收縮率、衝擊抗力却很大。至於鎳鋼之成分及用途請看次表：

### 鎳鋼之成分及其用途

炭素成分	鎳之成分	用途
○·○五—○·一五	一—二	管、板、扁頭釘
○·○五—○·一五	二·五—八	汽車零件
○·一五	四六·○	白金電燈泡之封線
○·二	三·二五	裝甲用板
○·二—○·四五	一·五—三·五	蒸氣釜用板、砲身、橋梁用材
○·二—○·四五	三—五	傳導軸
○·三—○·四五	四—六	齒輪、車輛

○・三一〇・三五	三
○・三五〇・五	二五——二八
○・三一〇・五	三五——三八
○・四	三
○・七——〇・九	二五

入氣蓋  
 瓦斯發動機蓋、電氣抵抗線  
 精密機械、標準尺度、測量用器  
 砲身  
 抵抗器之抵抗線

鎳鉻鋼 添加適量的鎳及鉻於鋼，則鎳可以增大韌性，鉻可以增高炭化物之硬度，兩者相合，乃發生了提高鋼之彈性界限、硬度、衝擊抗力及磨滅抵抗力之作用。鎳鉻鋼具有這些的性質，所以在特殊鋼中利用範圍最廣，作為各種構造用材料而被使用着。並且頗多用於齒車、傳導軸、砲身、車軸、裝甲用、船舶工業用等。

作為其他特殊鋼的種類，可以舉出鉻鈦鋼、銅鋼、錳鋼、鉬鋼、矽鋼、鑽鋼、鈦鋼、鎢鋼、工具鋼、高速度鋼、不銹鋼及不銹合金等等。

### 八 特殊鋼之增產對策

西洋有句諺語：「造鐵之國富，使鐵之國強。」在東亞，在歐洲，當此漫天烽火之際，各國躍起於比鐵之利用價值還大的特殊鋼之製造，乃是當然的事了。

日本亦正在一方面以「增產第一」為口號，官民一致努力於增產之達成；一方面鑑於特殊鋼之飢饉，需給之不均衡，乃設置了「特殊鋼統治協議會」，藉以協議材料供給之圓活化及市價之安定，層鐵和其他原料之購入方法及價格等問題，而遂行其統制。（路易士譯）